

她和他是彼此的光，一再错过却不能相忘。

*the light
we
lost*

我们
失去的光

建外馆

JILL SANTOPOLO

中信出版集团

[美] 吉尔·桑托波罗 著 朱双南 译

[美] 吉尔·桑托波罗 著 朱双南 译

*the light
we
lost*

我们
失去的光

JILL SANTOPOLO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失去的光 / (美) 吉尔·桑托波罗著; 朱双南
译. --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 7
书名原文: The Light We Lost
ISBN 978-7-5086-8653-0

I. ①我… II. ①吉…②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4924 号

The Light We Lost

Copyright © 2017 by Jill Santopolo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我们失去的光

著 者: [美] 吉尔·桑托波罗

译 者: 朱双南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.5 字 数: 225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0784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653-0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大方
sight

中文版序

当我刚开始写《我们失去的光》时，我没有想到它最终会成为一部小说。那时我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分手，正提笔把那些零星片段记录下来。我感觉自己不仅失去了一个挚友，一个本以为会共度余生的人，更是失去了曾以为属于我的未来。原以为我们会有几个孩子、会全家一起度假、会养几个宠物，可现在全成为一个空空的洞。于是我开始写作。我写了一个名叫露西的女人，她也经历了一场破碎的感情。她的人生不同于我的，她的恋情也不是我的恋情，但她的感情，她正在经历的情绪，都与我的非常相似。在写作这个故事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方法，把我个人的情绪转化成艺术创作。

在这部小说中，露西和加布在大学的一堂莎士比亚课上相遇了，那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。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历了那一天的锤炼——他们放下盾牌，卸下心防，看见彼此的脆弱、恐惧，以及梦想。随之而来的则是长达十三年的爱情故事，其中有秘密、有背叛、有野心，也有激情。

通过露西和加布，这本书探索了几个问题——人是应该相信命运还是抉择，寻求激情还是稳定，听从欲望还是爱？《我们失去的光》让读者们想起自己的初恋，想起自己是如何被那段情感

所塑造或改变的，也让读者想明白，幸福的意义究竟为何。他们要想过上满意的生活，究竟需要些什么？

《我们失去的光》于 2017 年在美国出版，此后被翻译成 36 种语言，版权售出全球 100 多个国家。在我看来最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样一个私密的、个人的故事竟然受到如此广大的欢迎。我收到了世界各地的读者来信，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告诉我他们在读这本书时的感受，向我解释他们如何理解露西和加布在生命中某个节点所做的某些事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无论人们在哪里长大，说着何种语言，信仰什么宗教，拥有多少钱财，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爱情，也都失去过某个人。

这本书在美国面世后，我受邀参加一个读书俱乐部，该俱乐部大约有三十名女性，她们都读了《我们失去的光》。其中很多人都有好些年的交情了，但大部分都是在结了婚、搬离这座城市并有了孩子后才互相认识的。她们告诉我，读了《我们失去的光》之后，她们第一次对彼此坦陈了自己的过去——是这本书让她们成为了更好的朋友，让她们的关系更紧密也更深刻。这确实让我想到故事的力量——它能让天南地北的人相连，也能让毗邻而居多年的人有了交集。我希望这本书对你也有这样的作用——当你读完《我们失去的光》，你能和某人分享自己的故事，由此建立新的纽带，与某个人相维系，无论你们是初识，还是已经相识很久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the letters 'XX' above a stylized 'Gill'.

吉尔·桑托波罗

前言

我们彼此相识相知半生。

我见过你微笑、自信、幸福快乐的样子。

我见过你崩溃、受伤、不知所措的样子。

但我从没见过你这样。

你教会了我发现美。在黑暗里，在废墟中，你总能找到光。

现在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发现什么美和光。但我会试着去找，为了你。因为我知道，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。

在我们共同交织的生命里，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。

也许我可以从那里开始讲起。

有时候，没有生命的东西看起来却像见证过历史一样。我曾经想象，我们大学最后一年在克雷默的莎士比亚课上用的那张木桌，年纪也许跟哥伦比亚大学一样老——它一直在这个房间里，早在几个世纪之前，它的边缘就被一群跟我们一样的学生磨平了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但确实是我心中描摹的图景。坐在这里的学生，年代跨越了美国独立战争、美国内战、两次世界大战、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、海湾战争。

奇妙的是，如果你问那天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谁，我甚至答不上来。我曾经能清晰地看到他们每一个人的脸，但是十三年过去了，我现在记得的只有你和克雷默教授。我甚至想不起那个冲进教室的助教叫什么名字。她那天姗姗来迟，甚至到得比你还晚。

你推开门的时候，克雷默刚点完名。你朝我笑了笑，摘下帽子揣进后裤兜，脸上露出了浅浅的酒窝。你的目光迅速落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，接着你的人也坐了过来。

“那么这位是？”趁你从背包里找笔记本和笔时，克雷默发问了。

“加布。”你说，“加布里尔·萨姆森。”

克雷默看了看面前的纸，“在本学期剩余的课上，让我们把‘准时’作为目标吧，萨姆森先生。”他接着道，“我们的课九点钟开始。所以应该说，让我们把‘提前’作为目标。”

你点点头。接着克雷默便开始讲《裘力斯·凯撒》。

“‘我们在全盛的顶点上，却有日趋衰落的危险。’”他读道，“‘世事的起伏本来是波浪式的，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，一定可以功成名就；要是不能把握时机，就要终身蹭蹬，一事无成。我们现在正在满潮的海上漂浮，倘不能顺水行舟，我们的事业就会一败涂地。’¹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提前读过了。谁能告诉我，勃鲁托斯在这里对命运和自由意志的真正观点是什么？”

我永远都记得那一章，因为自那天起，我无数次想到，我们在克雷默的莎士比亚课上相遇，究竟是不是命运的安排？这些年来让我们维系在一起的，究竟是天意还是人为？或许其实是两者的结合，正如顺水行舟。

克雷默发问后，很多人开始埋头翻书。你的手指捋过自己的一簇卷发，发丝弹了起来。

“嗯……”你开口了，班上其他的人跟我一样望向你。

但你没能说下去。

那个我记不起名字的助教冲进了教室。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”她说，“一架飞机撞了双子塔里的一幢。我正准备来上课的时候看到电视上在播。”

¹ 此处引用朱生豪译本。——译者注（若无特别标明，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注）

没人意识到她的话意味着什么，甚至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“机长喝多了？”克雷默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助教说着在桌前坐下，“我等了一会儿，但是主播也不清楚情况。他们说好像是架螺旋桨飞机。”

那件事如果发生在今天，我们的手机早就被新闻刷爆了。从推特和脸书到《纽约时报》的推送都不会少。但那时的通信还没现在这么迅捷，莎士比亚更是不容打断的。我们都只是耸耸肩，然后克雷默继续讲他的凯撒。我做笔记时，发现你的右手手指正无意识地摩擦着木桌的边缘。我草草涂鸦了一张你的大拇指特写，把那毛糙的指甲和开裂的皮肤都画了出来。那本笔记我还留着——在一个塞满了人文学和当代文化学科资料的箱子里。我肯定它还在那儿。

2

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们走出哲学楼时说过的话。虽然那只是几句泛泛之谈，却成为那天的一部分，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们一起走下阶梯，并不是刻意一起，但肩并着肩。那天的空气很清澈，天空是湛蓝的——外面已经天翻地覆，只是我们还不知道。

周围的人都在互相打听。

“双子塔倒了！”

“学校停课了！”

“我想去献血，你知道哪里可以献血吗？”

我扭头看你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就住东校区。”你说着指向宿舍区，“我们去看看吧。你叫露西，对吗？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霍根楼，”我说，“嗯对，我叫露西。”

“你好，露西，我叫加布里尔。”你伸出手来。我茫然中伸手和你握了握，同时抬起头来看你。你的酒窝又露出来，眼里闪着蓝色的光。然后，我的脑海里第一次有了这个念头：他真好看。

我们去你的住处看电视，一起的还有你的室友们——亚当、斯科特和贾斯汀。电视屏幕上，一具具身躯从高楼上坠下，焦黑

的大块碎石把烟雾信号送上天空，双子塔轰然倒塌。满目疮痍让我们呆若木鸡。我们盯着电视上的画面，无法把这一切融入自己所在的现实生活中。惨剧正在我们身处的城市发生，距离我们安坐的地方只有七英里，那些都是人，活生生的人——我们无法接受这些。至少我无法接受，它显得如此遥远。

我们的手机都打不通了。你用宿舍的座机打给亚利桑那州的母亲报平安，我也给康涅狄格州的父母去了电话。他们想让我回家，他们有熟人的女儿就在世贸中心工作，此时音信全无；还有人的表兄之前正在“世界之窗”开早餐会议。

“还是离开曼哈顿比较安全。”我父亲说，“要是炭疽病毒怎么办？或者其他生化武器，神经毒气之类的？”我告诉爸爸地铁已经停运了，火车多半也一样。

“我去接你。”他说，“我这就开车过去。”

“我没事的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，我们很好。我晚点再给你打电话。”这一切仍旧感觉不真实。

“你知道，”我挂上电话后，斯科特说，“如果我是恐怖组织，就在我们头顶上丢炸弹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亚当斥责道。他还在等纽约警察局的叔叔的消息。

“我是说，如果你从学术角度想想……”斯科特答道，但没接下去。

“闭嘴。”贾斯汀说，“我说真的，斯科特。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”

“我看我还是走吧。”我对你说。我根本不了解你，也才刚刚

见到你的朋友们，“我的室友该着急我去哪儿了。”

“给她们打个电话吧，”你把电话递回给我，“就说你要去维也纳宿舍区的楼顶。你乐意的话，就叫她们上这儿来找你。”

“你说我要去哪儿？”

“跟我在一起。”你说着，手指不经意地拂过我的发辫。这是个很亲密的动作，是只有当私人空间的一切藩篱都被击破时才有的举动，就像没经过同意擅自吃光了别人盘里的食物。而突然之间，我感到和你有了某种联系，仿佛你停留在我头发上的那只手所具有的意义，不只是慵懒而神经质的手指。

多年以后，我决定捐掉头发时，曾经又想起那一刻。理发师把编好的发辫装在塑料袋里交给我，它们看上去比平时还要深棕一些。即使那时我们已经相隔一个世界之远，我仍然感觉自己背叛了你，好像切断了我们之间的纽带。

回到那一天，你摸了我的头发，紧接着你便意识到这一点，于是让手落到了自己的大腿上。你又对我微笑了一下，但这次不是发自内心的。

我耸耸肩。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
世界仿佛正分崩离析，我们就像跨入一面破碎的镜子，来到了四分五裂的世界。这里失去了所有秩序，我们的盾牌掉落了，我们的城墙崩塌了。此情此景，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说“不”。

3

我们乘电梯上了维也纳楼的 11 层，接着你推开走廊尽头的窗户。“二年级的时候有人带我来过这儿，”你说，“在你见过的纽约风光里，这里将是最震撼的。”

我们翻到窗外，爬上了屋顶，然后我倒抽了一口气。曼哈顿南面升起了滚滚浓烟，天空都被染成了灰色，整座城市笼罩在灰烬中。

“天啊。”我说，眼泪漫上了眼眶。我回想着那里昔日的样子，看着双子塔曾经屹立的地方如今一片虚无。这一幕打击着我。“那两栋楼里还有人啊。”你的手触到了我的手，然后握住了它。

我们站在那里，看着毁灭过后的余烬，一起泪流满面，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。当时我们身边一定还有其他人，但我记不起他们了。记忆里只有你，以及浓烟滚滚的画面。它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最后我轻轻地说。眼前的景象让我认清了袭击的威力。“接下来会怎么样？”

你看着我，两人的眼里都有泪，我们的目光仿佛被某种力量

吸引住了，忽略了周遭的世界。你的手滑向我的腰间，我半踮起脚尖凑上你的嘴唇。我们的身体紧贴着，仿佛这样能保护我们免遭接下来的一切不测，仿佛我的嘴唇紧贴着你的，是唯一能让我们安全的方法。你的身体包围我的那一刻，给了我这样的感觉——安全，被你手臂的力量和温度紧紧围绕着。你的肌肉在我的手中微微跳动，我把手指埋进你的头发。你把我的辫子攥进手心，轻轻摩挲着，让我的头向后仰。我忘记了世界。那一刻，只有你。

很多年来，我心中对此有种罪恶感。我们第一次接吻是在城市陷入火海的时候，那一刻我竟然迷失在你的怀抱里。这些都让我愧疚不已。但后来，我发觉并不只有我们是这样。人们悄悄告诉我，他们在那天做了爱，他们怀上了孩子，他们订了婚，有人在那天第一次说出了“我爱你”。死亡有种力量，让人想活下去。那天我们都想活下去，我不会因此责怪我们。我不会再这样了。

当我们停下来时，我把头埋进你的胸口。我听着你的心跳，那有节奏的跳动声让我感到安心。

我的心跳是否也给了你抚慰呢？如今呢？

你说要留我吃饭，于是我们回到了你的宿舍。你说，吃完饭后想带上相机再到屋顶上去拍些照片。

“发给《旁观者》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说那家报纸？”你说，“不，是给我自己拍的。”

在厨房里，我被你拍摄的一沓照片吸引住了——那些黑白照片都是从校园的各个地方拍到的。它们美丽、奇异，沐浴在光线中。画面上的镜头拉得很近，连日常的物件看起来都如同现代艺术。

“这张是在哪儿拍的？”我问。接着又看了一会儿，才意识到这是一张鸟巢的特写，里面铺垫的材料看起来像是报纸、杂志和某人的法国文学小论文。

“哦，这个简直太神奇了。”你对我说，“杰茜卡·曹——你认识她吗？就是在合唱团的那个，戴维·布鲁姆的女朋友——她从房间窗口看见了这个鸟窝，里面还塞着别人的作业。她把这事告诉我，然后我就亲自去看了。我得把身体伸到窗外才拍得到它。小杰怕我掉下去，就让小戴拽住我的脚踝。不过我总算是拍到了。”

那个故事让我对你刮目相看。你胆大、无畏，为了艺术奋不顾身。现在回头想想，也许这就是你当时的目的吧，你是故意跟我炫耀的，但我那时没有察觉。我只是想：哇！我想着：他真厉害。但有一点是真的，从我认识你那天起就没变过：你在哪里都能发现美。你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，这一直是我所欣赏的。

“你以后打算做这行吗？”我示意那些照片。

你摇摇头。“这只是爱好，”你说，“我妈妈是个艺术家。你应该看看她的本事，她做的那些壮丽的大型抽象艺术。但她真正拿来糊口的，是在小帆布上给游客画亚利桑那州的夕阳油画。我不想过那种生活——只创作能卖的东西。”

我倚着柜台，看着其他照片：渗进石凳的锈斑、大理石的裂纹、金属围栏上腐蚀的痕迹。我从未想过这些地方也暗藏着美。“你爸爸也是艺术家吗？”我问。

你的脸色阴沉下来。我看得出，仿佛你双眼后的一扇门砰然阖上了。“不是，”你说，“他不是。”

我不小心跨过了一条自己并不知道断层线。我暗暗记下了它——我正在你的版图上探索，并且已经期待自己能熟悉这片疆域，以后能够时常航行其中。

你不说话了，我也不做声。电视的嘈杂声仍旧不断，我听到新闻主播正提到五角大楼的情况，还有那架在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飞机。当下局势的恐怖感再次向我袭来。我放下你的照片，在这种时候耽于美丽似乎太不合适了。但回头想想，也许正应该那样做才对。